

【悠悠我心】

## 远方在,母亲在

□李晓

前不久,我带着母亲去了一个大城市。这是80岁的母亲从家乡启程到达的最远地方。这也是母亲第一次乘坐高铁,对她来说,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在耸入云天的高楼大厦之下,母亲蜷缩着身子,倾斜着肩膀,高一步低一步地缓缓走着,每一个步子总觉得没踏在重心上。这别扭的姿势,远没有她当年在乡下稻田旁、果园里走路那样自信满满。

母亲老了。我愧疚不已,这些年来,一直没有陪她离开家乡,去远方走一走。时间,困顿在无数次带着母亲去远方的想象里。

5年前的秋天,父亲走了以后,母亲一个人守在外墙苔藓漫漫的老屋子里,常常翻看和父亲在一起的老照片,在回忆里浸泡着她的余生。有一张照片,是母亲1964年和父亲结婚时在县城相馆里拍的,父亲穿着4个兜的中山装,衣兜里插着钢笔,母亲扎着辫子,眼神有些懵懂。

县城,是母亲之前去的最远地方了。当年的县城,如今已发展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。母亲那年随父亲从乡下来到县城,家里的大黑狗眼泪汪汪地追赶着小货车,飞奔过一道道山梁,山梁上的松树在风中摇晃着,似在跟母亲道别。

母亲进城以后,父亲一直寻思着,要带母亲出去走一走。在地图上,父亲用手比划着他去了哪些城市、看过哪些风景名胜。父亲说,我们这个城市的面积,对国家这棵参天大树来说,只是一个枝丫。

那年秋天,家乡建起了机场,我本打算带着父亲母亲坐一趟飞机,去北京看看。母亲有一次在电视里看见长城,对父亲说,要是亲眼去看看就好了。父亲当场答应:行,我带你去!我正准备订票,母亲突然嚷嚷着不去了,她的理由是,在地上看看飞机就行了。母亲去过机场附近看飞机,飞机如大鸟张开翅膀呼啸着冲进了云层,她的眼神一直在云层里停留着。

母亲为什么不愿乘飞机去北京?父亲后来一语道破原因——舍不得钱。母亲总盘算着,这么多钱可以买多少大米、多少肉。那年,我准备买房,手里缺钱,找几个朋友借钱,结果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了。有一天黄昏,父亲和母亲在夜色中上楼来到我家,母亲迅速掩门,把用报纸裹着的10万元打开,说:就是这些了,拿去!当我拿到新房的钥匙,打开房门,像鸟儿一样扑向墙壁拥抱它。这个房子,我还没住进去,就已经带着母亲的体温渗透到了我心里。想起母亲小心翼翼去银行存钱的情景,我望一眼窗外城市的灯影婆娑,感觉步履蹒跚的母亲正朝我微笑着走来。

父亲生前对我反复感叹过,母亲这一生没出过远门,这是他的遗憾。父亲晚年患上了严重的痛风,后来还患了帕金森症,长期瘫坐在家里沙发上,母亲终日陪伴着父亲,相对无言中,比沉默更沉默。父亲每一次艰难起身,都是摇摇晃晃,他心里尽管也涌动着让母亲出一趟远门的念头,但这念头很快就被现实的海浪荡涤尽了。

如今,一辈子浸染在烟熏火燎、风霜雨雪里的母亲,困在老房子里的母亲,腿脚也不方便了,我甚至已熄灭了带她去远游的念头。这个世界的花红柳绿、繁花似锦,对母亲来说,都没有一家人平平安安相伴一起重要了。

在这个世上,有人步履不停,环游地球,也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,在时间的滴滴答答声中陷入巨大的苍茫中。

母亲,您要安康地活着啊,我还是会带您去远方看看。而亲情,是一生中流淌得最远的河流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风过留痕】

## 刺槐花又开

□星袁蒙沂

每年五一前后,刺槐花都会如约而至。那些挂满枝头的一串串一尘不染的白花,散发着香甜的味道。

刺槐是属于山村的。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,在平坦的镇驻地边缘,这儿几乎看不到刺槐树,即便有,也只是孤零零的一两棵。心里估摸着时间,我频繁往老家打电话,“山上的刺槐开花了没?”“大概还得几天?”急迫的我,像个小孩。

我小时候,老家堂屋东侧院内,还有东屋南侧,长着两棵大刺槐树。堂屋东侧那棵,八九米高,约一抱粗;东屋南侧的,略矮一些,也得五六米高。那两棵树,站得规规矩矩,像遮阳伞,给院落带来两大片阴凉。花开时,洁白饱满的花,挤挤挨挨在枝头上,一阵阵清香、甜滋滋的风,把整个院落包裹其中。

院东的小河沟旁,一排两三米高的刺槐树,年年“爆花”。那些树紧靠着小叔家的院墙,站在墙头上,伸手就能拽到被一串串刺槐花压弯了的颤悠悠的枝条。树年轻,枝条韧,摘完花一松手,那些带刺的树枝立马回弹到高处。因为有刺,摘花便多了几分挑战。

那时候,村里、村边的刺槐树多,我们不用到山上去。花多,小孩们的想法也多。够一把刺槐花攥在手里,一串串撸下来吃,一开始还新鲜,送到嘴里,大口大口地咀嚼,等吃得腻了,就一朵一朵摘下来,剥掉外层花瓣,单挑最里面那根带蜜汁的芯子嚼摸。

最肥美的花,往往长在最难够到的地方。善于攀爬的人赤脚上树,避开密密的带刺枝条,站到粗枝丫上,尽情享受摘花的乐趣。树下那些祈盼的眼神和欢声笑语,编织成一架伸缩自如的木梯,把树上的人送得高高的。这一枝,那一串,凡树下小伙伴们相中了的,大都应声落下。摘得多,吃得少,剩下的全部带回家,有的带着枝条插到玻璃瓶里当花看,有的被焯水后做成菜,或拌成馅料,包了水饺。

村子周边的刺槐树,后来被逐渐清理掉了。老家那边的村里,如今刺槐树很少了。四叔家的庭院外,在路边的坝子上,长出几棵手腕粗的刺槐。四叔把它

们修剪造型,嫁接上一种开红花的品种。每年花开,那一串串艳艳的红,漂亮是漂亮,总感觉没了白花的韵味和香甜。新鲜过后,还有一种莫名的疏远感。

离村落稍远的山岭,没有田地可种之处,无路无水,土薄石乱,一棵棵刺槐,慢慢扩成了林。这样的地方,除花开时,人们很少踏足。平时,它们委身在季节和荒野的褶皱里,静寂生长,护土护坡;到了花期,突然闪亮如雪,香甜阵阵,就像是深夜里偷偷下了一场大雪,远远望去,整个山上、岭上,那一片片刺槐林里,又如同大海起了浪,堆叠在绿色枝叶间,白得耀眼。

蜜蜂嗡嗡,鸟语花香。穿行于这样的刺槐林中,有斑驳暖阳,有清风拂面,整个人精神抖擞,喜气洋洋。大树小树,疏疏密密,成棵成丛,一样的花朵,一样的花香,弥漫在山林里,流淌在时光中。

采刺槐花的空闲,随意摘两片完整的叶片,轻轻叠压在一起,用左右手的拇指、食指捏住其两端,横放到嘴唇上,拿捏着劲儿朝两片叶的缝隙里吹,就能吹出悦耳的哨声。或者,两手虚抱如球,把两片刺槐叶竖直挤在紧靠的拇指间。吹哨有技巧,快乐无边界。

刺槐花开,采花的人拿着提篮、高枝剪,或背两三个大编织袋上山,去林场里一待就是大半天。撸下槐花生吃,只算品尝;槐花炒鸡蛋、槐花水饺、槐花稀饭,鲜香可口,是可以正儿八经端上餐桌的。

刺槐林,在远离村庄的山野中自然生长、自然繁衍,不需要专门管理。采摘槐花的乡亲们深知槐花的珍贵,采花归采花,一般不伤害树。实在够不着的地方,顶多用高枝剪剪落些花朵厚密的细短枝。有树在,才有花采,道理再浅显不过了。乡亲们都懂。

村落里的刺槐树少了,山岭中的反倒成长起来。它们长了脚,在那些人们不愿意涉足的地方,越走越宽广,孕育了花,酿出了蜜,留住了希望,包容了童年。

刺槐花开时,满山香甜。在一大片一大片白茫茫中,在一阵阵风里,追溯过往,迈向未来。有山水,有村落,刺槐的花,一直开到心尖上。

(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)

【若有所思】

## 下班后的星光

□袁成

上个月,我在小区的快递驿站取包裹,听见门口有人喊了声“王老师”。回头一看,驿站里那个总穿着工装、戴眼镜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——他身旁的黑板上写着今天的快递编号,字迹工整得像书法字帖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白天在快递站理货,晚上在家教几个孩子写毛笔字。有家长拍过他写的字发到群里,横平竖直之间,有种和他的年纪不太相称的安静。

我们好像习惯了用“做什么工作”来定义一个人,觉得职业就是一个人全部的底色。可生活里总有些时刻会提醒我,一个人的丰富程度,有时会藏在那张工卡之外。实习时认识一位程序员朋友,他每天跟代码打交道,下班后却成了社区广场上最受欢迎的领舞。我起初很难想象,一个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的人,怎么有耐心去教几十个老人跳广场舞?直到有一次路过小广场,看见他正弯着腰给一位阿姨示范手势,动作放得很慢,嘴里轻声数着节拍,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——那个画面安静极了,和平时敲键盘的他判若两人。

后来他告诉我,他妈妈退休后一直闷在家里,他带她跳了三个月舞,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变了,“社区里有不少这样的老人,我能带一个是一个。”我站在路灯下看了一会儿,忽然觉得,下班后的选择,有时候不是消遣,是一个人心灵装着什么。

还有个护士朋友,微信签名写着“白天在医院缝伤口,周末在旧书店缝书页”。她周末在旧书店做志愿者,修复那些磨损的书脊、脱落的封面。她说,这两件事其实很像,都需要耐心,都要把破碎的地方重新拼凑完整,只不过面对的是人还是书,心态会有些不同。我盯着那条签名看了很久,心想,原来有些人的温柔劲儿,在哪里都用得上。

我常想,这些在工作之外保留下来的“第二个自己”,到底意味着什么?也许不只是多一个身份那么简单。它们像一扇扇小窗,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奔波里,还能看见生活的另一面。当工作消磨掉一些热情的时候,那些藏在身份之外的星光,会重新照亮一个人的眼睛。就像那个送外卖途中写诗的年轻人,他把诗句印在餐盒上。也许拿到餐盒的人只是匆匆看一眼就丢掉,但至少有那么一瞬间,你会意识到:送饭来的人,心里还装着别的什么。

这大概就是普通人的了不起之处。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只是在生活的缝隙里,悄悄种下了另一种可能。它也许赚不了钱,改变不了什么,但会让你在回答“你是谁”的时候,有了更多温柔的答案。